

没

有

浪

漫



李碧华著

她身上的毛孔，象沐浴着一阵微热的海风，一点点地张开了。沙滩热漉漉地，每一粒沙子，都充满了金子一样的质感，细腻地、又尖锐地灼烤着她。她像是在温暖的大海里，在一层高过一层的浪尖上做着愉快的旅行，一种有冒险意味的肉体旅行。冼俊雄突然挪开她的手，把头埋在她的花蕾般的乳房里。

北京出版社

没

有

浪

漫



李碧华著

她身上的毛孔，象沐浴着一阵微热的海风，一点点地张开了。沙滩热漉漉地，每一粒沙子，都充满了金子一样的质感，细腻地、又尖锐地灼烤着她。她像是在温暖的大海里，在一层高过一层的浪尖上做着愉快的旅行，一种有冒险意味的肉体旅行。洗俊雄突然挪开她的手，把头埋在她的花蕾般的乳房里。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浪漫/安顿著.北京出版社.2003.9

ISBN7-80506-568-3/I·273

I.没… II.安… III.小说

没有浪漫

安顿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.50 印张 130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506-568-3/I·273

定价:22.80 元

如果用眼睛可以表白的话，本来我

可以不用害羞而说出我爱你的
……

内容提要

这部小说触及了当今社会一根极其敏感的神经——婚外情。

人世间最复杂的就是感情。男女之间的感情复杂，而婚外男女的感情就更复杂了，传统的道德谴责这种感情，但这种感情从古到今毕竟存在，而且越来越普遍地存在……

越来越多的人面临了婚外情的诱惑，——只不过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，有人在心里承认在口头上不承认，有人能回避有人不能回避，有人有自制力有人没有自制力，有人能自拔有人不能自拔罢了……

引子

一觉醒来，我一下子没有想起自己是在哪？

左右看看，便看到了那四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。这四个犯人的眼睛使我想起了自己是在监狱的死囚室里。那四个犯人在执行看守我的任务，因为我是死刑犯。心里顿时又感觉被一团茅草塞的满满的了。

我活动了一下身子，手上的手铐和脚下的脚镣便发出一阵阵的“哗啦”声，这使我想起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在刑场上的形象。但是马上又苦笑了一下，我怎么能和李玉和比。人家是革命英雄，我是杀人犯，一个为了女人而杀人的死刑犯。

是的，初审已经结束了。送给我的判决书上清楚地写着“死刑”，法官告诉我初审判决结果将上报上级法院，如果我不服判决，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。

我不服，上诉了上级院，但是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我有杀人动机，有现场证据，有我自己的亲口供词，上诉只是做最后的、徒劳的挣扎。一旦上诉失败，死刑将立即执行。

“我要见管教。”我对看守我那四个犯人说。

四个犯人都没动。

我又说了一遍。

年纪最大的老徐头犹豫了一下，起身到门口报告去了。在监狱这段时间里，老徐头对我最好。

罗管教来了。这位年轻的管教有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。这张脸不应该是管教的脸，在我的印象里管教的脸都是满脸横肉、长满细铁丝般的络腮胡子。

“可以给我一本稿纸，一支钢笔或者铅笔吗？”我说。

那张娃娃脸上显然出现了一丝不解。“交代材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？”

“我还要写点别的什么？比如说，遗书……”

到写遗书的时候了。我知道等待杀人犯的是什么；是一长串闪着红灯响着警笛的警车，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，还有郊田野外荒凉空旷的刑场，一队武装警察端着枪冲着我，当指挥员的小红旗一落时，其中的一个神枪手武装警察就开枪了，我会感到沉闷的一击，象有人用一支铁棒猛击我的后脑勺，然后扑倒在已经为我挖好的坑里……接着，第二天的地方报纸就会以通栏标题登出《婚外情恋生出一起谋杀案，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一条罪恶的生命》，也许会配发一张我生前照片，不少认识我的人就会指着照片说：瞧，这人就是景清，景清这人，有才，啧啧，真可惜栽在女人手里了……

结果就是这样。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中院复审的结果，而是在中院判决下来前这十几天要干什么？

于是我想到了写遗书。

我不是要写一般的遗书，那种对妻子对儿子对家庭对财产的遗书十分钟就写完了。我要把我的那段故事写出来，留给梅娘，留给肖望星，留给石心繁，留给邢夷，留给素馨、留给世上的男人女人们。

我看罗管教有些犹豫，就又说：“我的遗书有些故事情节、我写你拿去发，稿费全归你。”

罗管教很认真地说：“不，景老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、你进来前我多次听过你的课，生动极了，说实在话我们一些年轻人挺崇拜你的，我们都说你是大陆的柏杨。稿纸和笔我想办法搞到，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想知道知道一个有名的哲学家死前的思想状态。我，豁上了……你等着。”

十分钟后，罗管教将一本稿纸和笔送到我的手里。

我感激地朝那张娃娃脸点点头，把稿纸放在膝盖上，准备写遗书了。

从哪开始呢？当然，还得从那个明媚的春天。从那次哲学界群英荟萃的会议，从见到梅娘这个漂亮的女人开始……

第一章

在我的印象中，春天是生物复苏的季节，沉闷了一冬天的所有生物都躁动起来。人也是生物中的一种，所以春天里人也躁动，不然为什么春天里的节日那样多？为什么很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春天？

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春天里也躁动起来。

这个春天和以往的春天没有什么两样，依旧春光明媚，万物吐绿。在这个春天里我参加了一个哲学研讨会。这个会和别的会没有什么两样，报告、讨论、宴会、交谈……尽管会是在风景如画的郊区二龙湾水库召开的，但为期三天的哲学学术研讨会仍然如同哲学本身一样枯燥乏味。只是由于会议参加人中有一位漂亮的女人，才使我在整个会议期间心中始终萌生着一种躁动。

梅娘这是那个漂亮女人的名字。她本人和她的名字一样女人味儿十足。梅娘属于那种体态丰满的女人，高个儿，黑亮的头发盘成发髻高高地耸在脑后。方脸儿，凤眼和眉梢都微微向上吊着。她皮肤白嫩，浑身上下流溢出一种照人的光彩。她有

二十岁？或者二十九岁？女人到了这年龄便象盛开的野百合，茎绿的鲜翠、叶黄的洒脱、瓣儿红的娇艳、芯儿黑的庄重。都说女人有娇艳美、庄重美、原始美、浪漫美、病态美、清秀美、古典美、文静美、泼辣美……但梅娘不属于那些类型的美，她属于高贵的美，高贵的如同公主，这种气质使她象刚刚跃出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，让人既想多看两眼又不敢看。哲学界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世界，从事哲学研究的男男女女们仿佛被干干巴巴的哲学吸干了华彩，一个个都是瘪瘪卡卡的，漂亮的梅娘在这些人当中越发显得鹤立鸡群。

第一天开会，梅娘是穿着一件藏蓝色背带裙、夹着小皮包走进会场的，乍眼看她象个走进课堂的女大学生。当时我就觉得眼前一亮，心里掠过一种清爽和愉悦，好象酷热的夏天里飘来一阵清爽的风。活了四十年我见过的漂亮女人也不少，还没见过象梅娘这样气质高贵的女人。从第一天起，整个会议期间我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梅娘——当然是用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目光。或者把话说明了，我总是在暗中偷偷地看梅娘。我感到看她也是一种享受。

我想接触一下梅娘，但接触不上。男人总是在漂亮女人面前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心虚与胆怯。我觉得象我这种年龄这种身份的人接触女人应该有个正当的理由，“名正言顺”方好行事。行什么事？我一时也说不清，但我意识到自己和这个漂亮女人之间将要发生点什么。至少我自己内心里想和她发生点什么。但是，因为一直没有行动，我和梅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三天会议很快就过去了，最后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然后就散会各奔东西。我心里有些焦急，我把希望放在最后的晚餐上。我知道散会前的宴会一般都很正规，餐桌上都要摆台牌，固定参加会议人员应该坐的位置。所以，在晚餐开席前我一个人偷偷溜进了餐厅。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和梅娘接触的机会。

餐厅里摆台已经结束了，盘著晶莹，刀叉闪烁，瓶盏林立，冷拼华彩，被叠成花样的白色餐巾，在透明的高脚杯里翘起高傲的尾巴，好一派开席前的灿烂辉煌。在各餐桌上都摆着台牌，用金色字体恭恭敬敬地写着一个个人的名字，台牌便仿佛有了生命，安静地等着它所代表的那个男人或者女人的到来。

我在餐厅里找着。我发现所有餐桌上的台牌都是男女交叉混合的，这和前几年大不一样。前几年宴会时总是把男人和女人分开，男人一桌女人一桌，现在……我便又有些感慨：果然是“男女混杂，喝酒不乏”，“男女搭配，喝酒不醉”。中国人哪，也终于敢于公开正视和承认异性之间的吸引力，并能合理地利用人的这一本性来制造一种更加和谐、更加诱人的氛围了。

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，
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，
这也是人生跳也跳不完的舞台

.....

餐厅里回荡着那英带有野味儿的歌声。

我先在2号餐桌上找到了自己的台牌，又在4号餐桌上找到了梅娘的台牌，我抚摸着台牌上梅娘的名字，象抚摸着那个漂亮女人。我左右看看，餐厅里没有人，服务员都在厨房里忙活。透过餐厅尽头大玻璃窗，可以看见群山环绕中的二龙湾水库象镶嵌在翡翠中的一面镜子，在春日血红的夕阳下，闪着细腻的波光。餐厅外面，那些准备参加晚宴的红男绿女们正三五成群，用谈论自己谈论别人来消耗开席前的这段时光。

我把梅娘的台牌拿到2号桌，紧挨写着“景清”字样的台牌放好。又把原来2号桌挨着“景清”台牌的那个台牌挪到4号桌，摆在原来放梅娘台牌的地方。

长嘘一口气。那一刻，我体验到了小偷的心境害怕但又愉悦。

这也是一种偷。我偷偷地耍了个小计谋，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晚餐上，给自己创造一个接触那个漂亮女人的机会。

我想：看来你真的要和梅娘之间发生点什么了。

是什么呢？反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但绝对不是正常的友谊，因为所有的友谊都用不着偷偷摸摸的。

也许是爱情。已婚的男人难道还可以产生新的爱情吗？

我想起十几年前和妻子恋爱时，在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地说过，“人生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”。现在怎么突然就产生了第二次？

我说不清自己。

但我想：既然这种感情产生了就是人的一种需要需要是客

观存在——客观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哲学家萨特是这样说的。

那么，男人女人产生第二次爱情也是合理的啦！

我为自己的一系列推理感到心惊肉跳。这是不是在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寻找理论根据？是不是为自己良心的不安添加平衡的砝码？

同时，我也隐隐约约意识到，我对梅娘的这种朦朦胧胧的感情更可能是一种欲望，是人天性的对美好事物追求和占有的欲望。

在刚刚换好了台牌那一刻，我还想起妻子素馨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对男人来说，四十岁是危险的年龄……”

我理解素馨的意思，男人四十便熟透了，象角斗场上的公牛，生命力最强，吸引力最强，表现欲最强，占有欲也最强。

欲？

我自己也奇怪，为什么当梅娘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后，我经常想到欲？

是自己变得下流了吗？

还是梅娘的漂亮诱惑我变得下流。

不不！都不是！

我在心里又进一步为自己辩解。按照哲学的观点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。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物质。人体这种物质的自身需要产生了欲，人的一切行动不过是在完成欲的需要。譬如，吃饭是为了满足食欲，追求异性是为了满足性欲，当官是为了满足权力欲，写作是为了满足发表欲……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。但是，偏偏没有人愿意大大方方地承认欲，人们总是用高尚的

字眼儿来掩盖欲望。于是就说，吃饭是为了生活，追求异性是为了崇高的爱情，当官是为人民服务，写作是为了繁荣一种事业……

那么，你敢大胆地承认自己对梅娘有那种欲的要求吗？我问自己。

但我回答不上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。

我抬起头来，在餐厅墙上茶色大镜子里看到了自己。那是一幅成熟男子的形象，依然高大魁梧，只是稍稍有些发福，正是这种发福使我有中年人特有的翩翩风度。我的脸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，即保留着年轻时的光泽，又显现出中年人的成熟。头发少了，微微向后背着梳，恰好露出学者式饱满的额头……我向镜子走近了一些，又看到自己目光的深邃，下额的坦荡，嘴角的阅历，两腮的坚毅。“男人四十一支花”，这话说得不错，我从自己的形象上又一次体验到素馨说的“男人四十是危险的年龄”那句话的含义了。

正在自我欣赏时，餐厅大门开了，石心繁走了进来。这位二龙湾水库招待所所长是我的老同学，也是这次会议的生活负责人。我紧张了，担心石心繁看到我刚才的换牌行为，但石心繁似乎没有注意我在干什么，他只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餐厅，然后回身朝门外招呼一下。

“喂，开饭了！”

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红男绿女们便嘻嘻哈哈地拥进了餐厅。

我赶紧坐到2号桌自己的位置上，等着梅娘的到来。

梅娘在几个男人的簇拥下走进餐厅，今天她换了一件明黄

色水洗纱衣裙，鲜亮鲜亮的，越发剔透飘逸，高贵的象位皇后。

有人说过，现在的会议开的好不好，主要看业余生活安排的怎么样？所以，会议真正的中心人物往往不是在台上口若悬河的领导，而是活跃在业余文化生活中的佼佼者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梅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。整个会议期间的宴会呀，舞会哇，游湖啦，她都是中心人物。大胆一些的男人形影不离地追随着她，胆小一些的男人躲在一边用目光追随着她，连女人们也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她。梅娘是整个会议的皇后。

现在，这位皇后走进餐厅了。有两个男人为他找台牌，她自己也在找，就在她的目光搜寻到2号桌时，我朝她招招手，又指指自己身边那个座位。梅娘马上明白了，撤下那几个男人，来到我身边坐下。

我看到陪她的那两个男人流露出失望的目光。

我却很愉快，为刚才梅娘能马上明白我的意思。她为什么明白的那样快？我想：难道她和我之间有一种心理感应？

当那个漂亮女人真正坐在我身边时，我反倒有了一种不自在的感受。好象身边多了只火炉，灼热的气浪烤得我喘不过来气；好象衣服里撒了两把钢针，浑身上下都有说不出的刺痒；我好象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球，不让它们看那女人它偏偏要看，让它们看那女人它们又不敢看；好象整个世界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，手指都在指着我，仿佛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……还有梅娘身上散发出的化妆品的气味，淡淡的，并不十分香，却沁人肺腑，在我的身边缘绕着，越发使我感到魂不守舍。

同时，我还感觉到同桌的男人们都不自然起来。

2号餐桌的人一时无话。

我着急了。在心里骂自己；笨蛋！你平时的机警、幽默、风趣和充满哲理的谈吐都哪去了？你的舌头让猫叼去了吗？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倒是梅娘先说话了。她没称呼我什么。她说话的声音很小，而且是侧过头说的，很明显，她想单独和我交谈。

我说：“女人是哲学界的稀有动物，在这个行业里漂亮的女人更是凤毛麟角……”

“你在恭维我？这可有点儿落俗套。”梅娘说。

我找到了话题。我说：“人的生活中需要恭维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写得很透彻。文章说，人的感情需要恭维，俗话说，良言三冬暖，恶语六月寒。比如两个人见面，一个人说数日不见你可精神多了，听者常常为之一振。又说最近发表的大作拜读了，很棒！明知是客套，听上去心里也美滋滋的。早晨上班走在路上，遇到朋友恭维一句，权当彼此问个早安，一整天情绪都会很好……再说，对孩子恭维是表扬，是鼓励；对成人恭维是鞭策，是启示。恭维自己的妻子漂亮，会使她愉悦。全家团圆时恭维妈妈菜烧得好。妈妈高兴全家聚会成功。今天你和同事闹点小别扭，明天适时来句恭维，彼此心头上的阴云顿时消散。路遇陌生人。彼此心理距离万里，一句恭维，心灵马上得到沟通……你说，恭维是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？”

“哟，”梅娘一笑，“一句恭维引出你如此长篇大论，不愧是大哲学家。”

“还不止这些。我对你说，在男人女人之间，恭维女人是男人的天性，只不过有的男人恭维的俗一些，有的男人恭维的雅一些罢了。”

“你是属于恭维的雅一些的喽？”

我得意地点点头，指指台牌说：“比如说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起的有毛病……作家在小说里经常这样描写，男人称呼自己心爱的女人时愿意叫女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。比如齐晓丽就叫她‘丽’，张天霞就叫她‘霞’，王淑兰就叫她兰’……如果你的爱人亲昵地用爱称称呼你时，他就得叫你……娘！”

梅娘喷出一个笑来。笑得楚楚动人。我注意到她一笑嘴角便出现两个小酒窝，浅浅的，甜甜的。

同桌人并不知道我们笑什么，有的莫名其妙，有的跟着咧嘴角干笑几下。

梅娘并不在意别人。笑罢又对我说：“这不是恭维是幽默，你这人挺幽默。”

接着她补充了一句，“没有幽默感的男人让人受不了。”

我说：“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景清。”

“其实我已经认识你了，在会上听过你的报告嘛，很精彩。”

“过奖过奖。”我越发得意，递上自己的名片。名片上印着师范学院副教授景清。后面还缀了一大串什么社会科学联合会哲学”研究会作家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会员之类的头衔。

“我知道印名片很无聊，”我说。“但现在别人都这样做，